

## 我的读书习惯

黄春兴 [正一君名人堂](#)

十多年前，《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读书的文章，后来汇编成《我书架上的神明》一书。我也贡献了一篇，谈“我最喜欢的书”，提到了《国富论》、《计算的同意》、《自由的宪章》等。在书写时，刚巧有一位研究生来问我：“老师，您怎么会喜欢上经济学的？”他正陷于迷惘，因为无法说服自己学到的数理模型真的有用，也就犹豫是否要继续走经济学这条路。我顺势挑了这几本书，想让他理解经济学的原旨是远超越数理模型的陈述。

在那书单中，我也加入《女哲学家和她的情人》一书，以表示我喜欢的书籍可不局限在经济学而已。是的，其实还应该再加入几本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的。谈读书的范围可以是无限制的。所以，这儿谈的也限制在经济学方面。

我今天谈的是“读书习惯”，而不是“如何读书”或“读书技巧”。谈习惯，必须连结到读书当下的环境和心境，或简称情境。一般而言，读书有三种情境：为写篇专业论文而读书、为充实知识而读书、为打发时间而读书。相信每个人在这三种情境下所选择阅读的书籍也不一样。

对应于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需要，譬如以我为例，市场上也推出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类书籍。第一类是出版给知识生产者（也就是专家和学者）阅读的专业书籍，如凯恩斯的《通论》、布坎南和塔洛克的《计算和同意》和研究论文。第二类是出版给需要进一步认识经济学之从业人员或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如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或《哈佛商业个案》等。第三类则是为了推广经济学而出版的经济通识书籍，如赫兹利特的《一课经济学》、里森的《海盗经济学》、或科文的《大停滞》等。

让我们先谈第三种情境：在等飞机或在飞航途中，也可能是躺在度假游轮的藤椅上。这时阅读的主要理由通常是不愿让时间白白流逝。这类相应的通识书籍常会挤入畅销书的排行版，因为作者大都拥有渊博的学识。他们可能是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或得奖的报社专栏记者，也可能是少数炙手可

热的经济学家。这些书籍往往能帮我们打开专业视角外的另一扇窗，但也可能仅是让我们凝视一下窗外的不同景观而已。

这些著作的优点就是视野广，但相对地不那么强调逻辑的严谨。因此，每当我读到一段会眼睛一亮的论述时，就立即将该页折起一个大折角，准备读完整本书后再来细嚼。由于作者们偏好天马行空，因此，当我们邂逅惊艳处，也不必惊喜过度，因为要将这些亮点发展成新的理论或完整的论述，还需要投入甚大的功夫。不过，既然会让人惊艳，通常也就是长期被我们疏忽的视角。这视角或许一时还很难被利用，但只要铭记于心，迟早会在某种场合被适当地引用出来。

我犹记得在人文与社会学院时，有一位研究历史学的同事，见他每次在院务会议时都埋头读他带来的历史典籍。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偶而脸上会出现奇异的笑容，接着，右手就将阅读的那页折了起来。在一次交谈中，我才知道历史学者必须广泛地阅读历史典籍，以挖掘人们未曾注意过的史料。

第二种情境是在家善用时间的阅读。由于书写专业论文需要较长的时间投入，因此在扣除这些时间外，我们还会剩下不少的非休闲时间。这时是补充自己专业知识的时机，就如佛家大师会定期闭关修行一样，只是俗世的闭关时段是不连续的。

这类书籍探讨的大都是理论外围的应用议题，故除了强调论述逻辑外，也强调议题发生的时间、空间、和人群的特性。在阅读这方面的书籍时，我会先在书皮后夹几张白纸，随时写下书中论述时所假设的时间、空间、和人群，就像红楼梦的研究者会在书前页整理出几个家族的人物关系图。这样，也就较容易理解这些特殊参数对理论应用的影响。

商业个案也属于这类书籍。管理学院大都会开设这类课程，让学生理解特定商家最终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我曾问学院 EMBA 的学员：“在哈佛商业个案中，强调由上而下之管理策略的成功个案多，还是由下而上的成功个案多？”他们的回答是：“好像差不多。”我接着问：“那么，你们的公司会采用哪一种管理？”答案竟是“不知道。”这就是阅读第二书籍必须留意的地方，因为它陈述的是普遍逻辑在特空下的应用，因此我们就必须牢牢地记住那些特定时空的属性，再去追述这些理论的运作方式。

至于第一类书籍，因需要较大篇幅来陈述，只能另文讨论了。